



後漢書卷第一百十二上

方術列傳七十二上

仲尼稱易有君子之道四焉曰卜筮者尚其占也
者先王所以定禍福決嫌疑幽贊於神明遂知來物
者也若夫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矣然神經
怪牒玉策金繩關局於明靈之府封滕於瑤壇之上
者靡得而闕也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
師曠之書緯候之部鈐決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贖參
驗人區時有可聞者焉其流又有風角遁甲七政元
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筮專須臾孤虛之術及望雲



省氣推處祥妖時亦有以效於事也而斯道隱遠玄
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或開末而抑其
端或曲辭以章其義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漢自武帝頗好方術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
抵掌順風而屈焉後王莽矯用符命及光武猶信讖
言士之赴趣時宜者皆馳騁穿鑿爭談之也故王梁
孫咸名應圖籙越登槐鼎之任鄭興賈逵以附同稱
顯桓譚尹敏以乖忤淪敗自是習爲內學尚竒文貴
異數不乏於時矣是以通儒碩生忿其姦妄不經奏
議慷慨以爲宜見藏擯子長亦云觀陰陽之書使人

拘而多忌蓋爲此也夫物之所偏未能無蔽雖云大
道其硠或同若乃詩之失愚書之失誣然則術數之
失至於詭俗乎如令溫柔敦厚而不愚斯深於詩者
也踈通知遠而不誣斯深於書者也極數知變而不
詭俗斯深於數術者也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意
者多迷其統取遺頗偏甚有雖流宕過誕亦失也中
世張衡爲陰陽之宗郎顛咎徵最密餘亦班班名家
焉其徒亦有雅才偉德未必體極藝能今蓋糾其推
變尤長可以弘補時事因合表之云

任文公巴郡閬中人也父文孫明曉天官風星祕要

文公少脩父術州辟從事哀帝時有言越雋太守欲反刺史大懼遣文公等五從事檢行郡界潛伺虛實共止傳舍時暴風卒至文公遽起白諸從事促去當有逆變來害人者因起駕速驅諸從事未能自發郡果使兵殺之文公獨得免後爲治中從事時大旱白刺史曰五月一日當有大水其變已至不可防救宜令吏人豫爲其備刺史不聽文公獨儲大船百姓或聞頗有爲防者到其日旱烈文公急命促載使白刺史刺史笑之日將中天北雲起須臾大雨至舖時湔水涌起十餘丈突壞廬舍所害數千人文公遂以占

術馳名辟司空掾平帝即位稱疾歸家王莽篡後文公推數知當大亂乃課家人負物百斤環舍趨走日數十時人莫知其故後兵寇並起其逃亡者少能自脫惟文公大小負糧捷步悉得完免遂奔子公山十餘年不被兵革公孫述時蜀武擔石折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常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月果卒故益部爲之語曰任文公智無雙

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人也少師事東海王仲子時王莽爲大司馬召仲子仲子欲往憲諫曰禮有來學無有往教之義今君賤道畏貴竊所不取仲子曰王公

至重不敢違之憲曰今正臨講業且當訖事仲子從之日晏乃往莽問君來何遲仲子具以憲言對莽陰竒之及後篡位拜憲郎中賜以衣服憲受衣焚之逃于東海之濱莽深忿恚討逐不知所在光武即位求天下有道之人乃徵憲拜博士再遷建武七年代張堪爲光祿勳從駕南郊憲在位忽面向東北含酒三撰執法奏爲不敬詔問其故憲對曰齊國失火故以此厭之後齊果上火災與郊同日八年車駕西征隗囂憲諫曰天下初定車駕未可以動憲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帝不從遂上隴其後潁川兵起乃回駕

而還帝歎曰恨不用子橫之言時匈奴數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議憲以爲天下疲敝不宜動衆諫爭不合乃伏地稱眩瞽不復言帝令兩郎扶下殿憲亦不拜帝曰常聞關東觥觥郭子橫竟不虛也憲遂以病辭退卒于家

許揚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爲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篡位揚乃變姓名爲巫醫逃匿它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脩復其功聞揚曉水脉召與議之揚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

後漢書 傳 卷一百三十一
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至飢困時有謠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我芋魁反乎覆陂當復昔大禹決江䟽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謠之言將有徵於此誠願以死効力晨大悅因署揚爲都水掾使典其事揚因高下形勢起塘四百餘里四年乃立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競欲辜較在所揚一無聽遂共譖揚受取賕賂晨遂收揚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恐遽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効乎即夜出揚遣歸時天

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後以病卒晨於都宮爲揚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祭祀之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爲人尼首方面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素舊師事司徒歐陽歛歛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鐵鑕詣闕請歛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於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旣至門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獲聞之即去昱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爲

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能役使鬼神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郡督郵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軾其間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石城人思之共爲立祠

王喬者河東人也顯宗世爲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望常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輒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候鳧至舉羅張之但得一隻鳧焉乃詔上方詠視則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也每當朝時葉門下鼓不擊

自鳴聞於京師後天下玉棺于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東土自成墳其夕縣中牛皆流汗喘乏而人無知者百姓乃爲立廟號葉君祠牧守每班錄皆先謁拜之吏人祈禱無不如應若有違犯亦立能爲祟帝乃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復聲焉或云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

謝夷吾字堯卿會稽山陰人也少爲郡吏學風角占候太守第五倫擢爲督郵時烏程長有臧釁倫使收案其罪夷吾到縣無所驗但望閣伏哭而還一縣驚

後漢書傳 卷一百三十一
怪不知所爲及還白倫曰竊以占候知長當死近三十日遠不過六十日遊魂假息非刑所加故不收之倫聽其言至月餘果有驛馬齎長印綬上言暴卒倫以此益禮信之舉孝廉爲壽張令稍遷荊州刺史遷鉅鹿太守所在愛育人物有善績及倫作司徒令班固爲文薦夷吾曰臣聞堯登稷契政隆太平舜用臯陶政致雍熙殷周雖有高宗昌發之君猶賴傳說呂望之策故能克崇其業允協大中竊見鉅鹿太守會稽謝夷吾出自東州厥土塗泥而英資挺特竒偉秀出才兼四科行包九德仁足濟時知周萬物加以少

膺儒雅韜含六籍推考星度綜校園錄探贖聖祕觀變歷徵占天知地與神合契據其道德以經王務昔爲陪隸與臣從事奮忠毅之操躬史魚之節董臣嚴綱勗臣懦弱得以免戾寔賴厥勲及其應選作宰惠敷百里降福彌異流化若神爰牧荊州威行邦國奉法作政有周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尋功簡能爲外臺之表聽聲察實爲九伯之冠遷守鉅鹿政合時雍德量績謀有伊呂管晏之任闡弘道奧同史蘇京房之倫雖密勿在公而身出心隱不殉名以求譽不馳驚以要寵念存遜遁演志箕山方之古賢實

有倫序採之於今超然絕俗誠社稷之元龜大漢之棟薨宜當拔擢使登鼎司上令三辰順軌于歷象下使五品咸訓於嘉時必致休徵克昌之慶非徒循法奉職而已臣以頑駑器非其疇尸祿負乘夕惕若厲願乞骸骨更授夷吾上以光七曜之明下以厭率土之望庶令微臣塞咎免悔後以行春乘柴車從兩吏冀州刺史上其儀序失中有損國典左轉下邳令豫尅死日如期果卒勅其子曰漢末當亂必有發掘露骸之禍使懸棺下葬墓不起墳時博士勃海郭鳳亦好圖讖善說災異吉凶占應先自知死期豫令子弟

市棺歛具至其日而終

楊由字哀侯蜀郡成都人也少習易并七政元氣風雲占候爲郡文學掾時有大雀夜集於庫樓上太守廉范以問由由對曰此占郡內當有小兵然不爲害後二十餘日廣柔縣蠻夷反殺傷長吏郡發庫兵擊之又有風吹削哺太守以問由由對曰方當有薦木實者其色黃赤頃之五官掾獻橘數包由嘗從人飲勅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嚴駕旣而趨去後主人舍有鬪相殺者人請問何以知之由曰向社中木上有鳩鬪此兵賊之象也其言多驗著書十餘篇名曰其

平終於家

李南字孝山丹陽句容人也少篤學明於風角和帝永元中太守馬稜坐盜賊事被徵當詣廷尉吏民不寧南特通謁賀稜意有恨謂曰太守不德今當即罪而君反相賀邪南曰旦有善風明日中時應有吉問故來稱慶旦日稜延望景晏以爲無徵至晡乃有驛使齎詔書原停稜事南問其遲留之狀使者曰向度宛陵浦里旂馬蹠足是以不得速稜乃服焉後舉有道辟公府病不行終於家南女亦曉家術爲由拳縣人妻晨詣爨室卒有暴風婦便上堂從姑求歸辭其

二親姑不許乃跪而泣曰家世傳術疾風卒起先吹竈突及井此禍爲婦女主爨者妾將亡之應因著其亡日乃聽還家如期病卒

李郃字孟節漢中南鄭人也父頡以儒學稱官至博士郃襲父業遊太學通五經善河圖風星外質朴人莫之識縣召署幕門候吏和帝即位分遣使者皆微服單行各至州縣觀採風謠使者二人當到益部投郃候舍時夏夕露坐郃因仰觀問曰二君發京師時寧知朝廷遣二使邪二人默然驚相視曰不聞也問何以知之郃指星示云有二使星向益州分野故知

後漢書 卷之三十一
九
之耳後三年其使者一人拜漢中太守郤猶爲吏太守竒其隱德召署戶曹史時大將軍竇憲納妻天下郡國皆有禮慶郡亦遣使郤進諫曰竇將軍椒房之親不脩禮德而專權驕恣危亡之禍可翹足而待願明府一心王室勿與交通太守固遣之郤不能止請求自行許之郤遂所在留遲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就國自殺支黨悉伏其誅凡交通憲者皆爲免官唯漢中太守不豫焉郤歲中舉孝廉五遷尚書令又拜太常元初四年代袁敞爲司空數陳得失有忠臣節在位四年坐請託事免安帝崩北鄉侯立復爲司

徒及北鄉侯病郤陰與少府河南陶範步兵校尉趙直謀立順帝會孫程等事先成故郤功不顯明年坐吏民疾病仍有災異賜策免將作大匠翟酺上郤潛圖大計以安社稷於是錄陰謀之功封郤涉都侯辭讓不受年八十餘卒於家門人上黨馮胄獨制服心喪三年時人異之胄字世威奉世之後也常慕周伯况閔仲叔之爲人隱處山澤不應徵辟郤子固已見前傳弟子歷字季子清白有節博學善交與鄭玄陳紀等相結爲新城長政貴無爲亦好方術時天下旱縣界特雨官至奉車都尉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爲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略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爲合膏藥并以簡書封於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渡津吏搥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鬪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乃還卒業翳遂隱居竄跡終於家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父爲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

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爲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爲名乎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識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親又歛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家側未曾入城市太守謁煥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脩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曰北郭先生年八十終于家二子孟舉偉舉並知名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曾孫

後漢書 卷一百三十一
國爲鬱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貲財
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
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乃
散金帛資產周施親踈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
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爲坐自單竭乎像曰昔鬪子文
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
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
幸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
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四家
無餘資諸子衰劣如其言云

樊英字季齊南陽魯陽人也少受業三輔習京氏易
兼明五經又善風角筭河洛七緯推步災異隱於壺
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
舉賢良方正有道皆不行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
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漱之乃令記其
日時客後有從蜀來云是日大火有黑雲卒從東起
須臾大雨火遂得滅於是天下稱其藝術安帝初徵
爲博士至建光元年復詔公車賜策書徵英及同郡
孔喬李昺北海郎宗陳留楊倫東平王輔六人唯郎
宗楊倫到洛陽英等四人並不至永建二年順帝策

書備禮玄纁徵之復固辭疾篤乃詔切責郡縣駕載
上道英不得已到京稱病不肯起乃強輿入殿猶不
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
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于天
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
焉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讎立其朝猶不肯可得
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
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焉能貴臣焉能賤臣臣
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
下焉能富臣焉能貧臣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

太醫養疾月致羊酒至四年三月天子乃爲英設壇
席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
問得失英不敢辭拜五官中郎將數月英稱疾篤詔
以爲光祿大夫賜告歸令所在賜穀千斛常以八月
致牛一頭酒三斛如有不幸祠以中牢英辭位不受
有詔譬旨勿聽英初被詔命僉以爲必不降志及後
應對又無竒謨深策談者以爲失望初河南張楷與
英俱徵既而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吾前以
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人也而子始以不訾之身
怒萬乘之主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

無所據矣英既善術朝廷每有災異詔輒下問變復之效所言多驗初英著易章句世名樊氏學以圖緯教授潁川陳寔少從英學嘗有疾妻遣奴婢拜問英下牀將荅拜寔怪而問之英曰妻齊也共奉祭祀禮無不荅其恭謹若是年七十餘卒於家孫陵靈帝時以諂事宦人爲司徒陳郡郤巡學傳英業官至侍中論曰漢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雖弛張趣舍時有未純於刻情脩容依倚道藝以就其聲價非所能通物方弘時務也及徵樊英楊厚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它異英名最高毀最甚李固朱穆等以爲處士純盜虛名無益於用故其所以然也然而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爲用則其有用或歸於無用矣何以言之夫煥乎文章時或垂用本乎禮樂適末或踈及其陶摺紳藻心性使由之而不知者豈非道邈用表垂之數跡乎而或者忽不踐之地賒無用之功至乃誚譟遠術賤斥國華以爲力詐可以救淪敝文律足以致寧平智盡於猜察道足於法令雖濟萬世其將與夷狄同也孟軻有言曰以夏變夷不聞變夷於夏况有未濟者乎

後漢書卷第一百二十二上

後漢書卷第一百二十二下
 方術列傳七十二下

唐檀字子產豫章南昌人也少遊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尤好災異星占後還鄉里教授常百餘人元初七年郡界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言之以問檀檀對曰方今外戚豪盛陽道微弱斯豈嘉瑞乎祗乃止永寧元年南昌有婦人生四子祗復問檀變異之應檀以為京師當有兵氣其禍發於蕭牆至延光四年中黃門孫程揚兵殿省誅皇后兄車騎將軍閻顯等立濟陰王為天子果如所占永建五年舉孝

廉除郎中是時白虹貫日檀因上便宜三事陳其咎
徵書奏棄官去著書二十八篇名爲唐子卒於家

公沙穆字文乂北海膠東人也家貧賤自爲兒童不
好戲弄長習韓詩公羊春秋尤銳思河洛推步之術
居建成山中依林阻爲室獨宿無侶時暴風震雷有
聲於外呼穆者三穆不與語有頃呼者自牖而入音
狀甚怪穆誦經自若終亦無它妖異時人竒之後遂
隱居東萊山學者自遠而至有富人王仲致產千金
謂穆曰方今之世以貨自通吾奉百萬與子爲資何
如對曰來意厚矣夫富貴在天得之有命以貨求位

吾不忍也後舉孝廉以高第爲主事遷繒相時繒侯
劉敞東海恭王之後也所爲多不法廢嫡立庶傲狠
放恣穆到官謁曰臣始除之日京師咸謂臣曰繒有
惡侯以弔小相明侯何因得此醜聲之甚也幸承先
人之支體傳茅土之重不戰戰兢兢而違越法度故
朝廷使臣爲輔願改往脩來自求多福乃上沒敞所
侵官民田地廢其庶子還立嫡嗣其蒼頭兒客犯法
皆收考之因苦辭諫敞敞涕泣爲謝多從其所規遷
弘農令縣界有螟蟲食稼百姓惶懼穆乃設壇謝曰
百姓有過罪穆之由請以身禱於是暴雨不終日既

霽而螟蟲自銷百姓稱曰神明永壽元年霖雨大水
三輔以東莫不湮沒穆明曉占候乃豫告令百姓徙
居高地故弘農人獨得免害遷遼東屬國都尉善得
吏人歡心年六十六卒官六子皆知名

許曼者汝南平輿人也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
多有顯驗時人方之前世京房自云少嘗篤病三年
不愈乃謁太山請命行遇道士張巨君授以方術所
著易林至今行于世曼少傳峻學桓帝時隴西太守
馮緄始拜郡開綬笥有兩赤蛇分南北走緄令曼筮
之卦象成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爲邊官有東名當東

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爲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緄
出爲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
陵蠻賊皆如占其餘多此類云

趙彥者琅邪人也少有術學延熹三年琅邪賊勞丙
與太山賊叔孫無忌殺都尉攻沒琅邪屬縣殘害吏
民朝廷以南陽宗資爲討寇中郎將杖鉞將兵督州
郡合討無忌彥爲陳孤虛之法以賊屯在莒莒有五
陽之地宜發五陽郡兵從孤擊虛以討之資具以狀
上詔書遣五陽兵到彥推遁甲教以時進兵一戰破
賊燔燒屯塢徐兗二州一時平夷

後漢書 卷一百三十三
樊志張者漢中南鄭人也博學多通隱身不仕嘗遊隴西時破羌將軍段熲出征西羌請見志張其夕熲軍爲羌所圍數重因留軍中三日不得去夜謂熲曰東南角無復羌宜乘虛引出住百里還師攻之可以全勝熲從之果以破賊於是以狀表聞又說其人既有梓慎焦董之識宜翼聖朝咨詢竒異於是有詔特徵會病終

單颺字武宜山陽湖陸人也以孤特清苦自立善明天官筭術舉孝廉稍遷太史令侍中出爲漢中太守公事免後拜尚書卒於官初熹平末黃龍見譙光祿

大夫橋玄問颺此何祥也颺曰其國當有王者興不及五十年龍當復見此其應也魏郡人殷登密記之至建安二十五年黃龍復見譙其冬魏受禪

韓說字叔儒會稽山陰人也博通五經尤善圖緯之學舉孝廉與議郎蔡邕友善數陳災眚及奏賦頌連珠稍遷侍中光和元年十月說言於靈帝云其晦日必食乞百官嚴裝帝從之果如所言中平二年二月又上封事尅期宮中有災至日南宮大火遷說江夏太守公事免年七十卒於家

董扶字茂安廣漢綿竹人也少遊太學與鄉人任安

後漢書 卷一百一十三
齊名俱事同郡楊厚學圖讖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前後宰府十辟公車三徵再舉賢良方正博士有道皆稱疾不就靈帝時大將軍何進薦扶微拜侍中甚見器重扶私謂太常劉焉曰京師將亂益州分野有天子氣焉信之遂求爲益州牧扶亦爲蜀郡屬國都尉相與入蜀去後一歲帝崩天下大亂乃去官還家年八十二卒後劉備稱天子於蜀皆如扶言蜀丞相諸葛亮問廣漢秦宓董扶及任安所長宓曰董扶褒秋毫之善貶纖芥之惡任安記人之善忘人之過云

郭玉者廣漢雒人也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漁釣於涪水因號涪翁乞食人間見有疾者時下針石輒應時而效乃著針經診脈法傳於世弟子程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高亦隱跡不仕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陰陽不測之術和帝時爲太醫丞多有效應帝竒之仍試令嬖臣美手腕者與女子雜處帷中使玉各診一手問所疾苦玉曰左陰右陽脉有男女狀若異人臣疑其故帝歎息稱善玉仁愛不矜雖貧賤廝養必盡其心力而醫療貴人時或不愈帝乃令貴人羸服變處一針即差召玉詰問其狀對曰醫之爲

言意也。腠理至微，隨氣用巧，針石之間，毫芒即垂，神存於心，手之際可得解而不可得言也。夫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懾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使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針有分寸，時有破漏，重以恐懼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猶不盡，何有於病哉！此其所以爲不愈也。帝善其對，年老卒官。

華佗字元化，沛國譙人也。一名專，遊學徐土，兼通數經，曉養性之術。年且百歲，而猶有壯容。時人以爲仙。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齊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量。針灸不過數處，裁七八丸。若疾發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令先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剝破腹背，抽割積聚，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傅以神膏。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佗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萍虀甚酸，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即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懸於車而候。佗時佗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進，顧視壁北懸蛇，以十數。

乃知其竒又有一郡守篤病久佗以爲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功無何棄去又留書罵之太守果大怒令人追殺佗不及因瞋恚吐黑血數升而愈又有疾者詣佗求療佗曰君病根深應當剖破腹然君壽亦不過十年病不能相殺也病者不堪其苦必欲除之佗遂下療應時愈十年竟死廣陵太守陳登忽患胸中煩懣面赤不食佗脈之曰府君胃中有蟲欲成內疽腥物所爲也即作湯二升再服須臾吐出三升許蟲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所苦便愈佗曰此病後三朞當發遇良醫可救登至期疾動時佗不

在遂死曹操聞而召佗常在左右操積苦頭風眩佗針隨手而差有李將軍者妻病呼佗視脈佗曰傷身而胎不去將軍云間日實傷身胎已去矣佗曰案脈胎未去也將軍以爲不然妻稍差百餘日復動更呼佗佗曰脈理如前是兩胎先生者去血多故後兒不得出也胎旣已死血脈不復歸必燥著母脊乃爲下針并令進湯婦因欲產而不通佗曰死胎枯燥執不自生使人探之果得死胎人形可識但其色已黑佗之絕技皆此類也爲人性惡難得意且耻以醫見業又去家思歸乃就操求還取方因託妻疾數期不反

操累書呼之又勅郡縣發遣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
操大怒使人廉之知詐疾乃收付獄訊考驗首服
荀彧請曰佗方術實工人命所懸宜加全宥操不從
竟殺之佗臨死出一卷書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吏
畏法不敢受佗亦不強索火燒之初軍吏李成苦欬
晝夜不寐佗以爲腸癰與散兩錢服之即吐二升膿
血於此漸愈乃戒之曰後十八歲疾當發動若不得
此藥不可差也復分散與之後五六歲有里人如成
先病請藥甚急成愍而與之乃故往譙更從佗求藥
值見收意不忍言後十八年成病發無藥而死廣陵

吳普彭城樊阿皆從佗學普依準佗療多所全濟佗
語普曰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耳動搖則穀氣
得銷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戶樞終不朽也是以
古之仙者爲導引之事熊經鴟顧引挽腰體動諸關
節以求難老吾有一術名五禽之戲一曰虎二曰鹿
三曰熊四曰猿五曰鳥亦以除疾兼利蹠足以當導
引體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戲怡而汗出因以著粉身
體輕便而欲食普施行之年九十餘耳目聰明齒牙
完堅阿善針術凡醫咸言背及匈藏之間不可妄針
針之不可過四分而阿針背入一二寸巨闕匈藏乃

後漢書 卷一百三十一
五六寸而病皆瘳阿從佗求方可服食益於人者佗授以漆葉青麩散漆葉屑一斗青麩十四兩以是爲率言又服去三蟲利五藏輕體使人頭不白阿從其言壽百餘歲漆葉處所而有青麩生於豐沛彭城及朝歌間漢世異術之士甚衆雖云不經而亦有不可誣故簡其美者列于傳末

冷壽光唐虞魯女生三人者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年可百五六十歲形容成公御婦人法常屈頸鵲息須髮盡白而色理如三四十時死於江陵唐虞道赤眉張步家居里落若與相及死於鄉里不其縣魯女生

數說顯宗時事甚明了議者疑其時人也董卓亂後莫知所在

徐登者閩中人也本女子化爲丈夫善爲巫術又趙炳字公阿東陽人能爲越方時遭兵亂疾疫大起二人遇於烏傷溪水之上遂結言約共以其術療病各相謂曰今旣同志且可各試所能登乃禁溪水水爲不流炳復禁枯樹樹即生萸二人相視而笑共行其道焉登年長炳師事之貴尚清儉禮神唯以東流水爲酌削桑皮爲脯但行禁架所療皆除後登物故炳東入章安百姓未之知也炳乃故升茅屋梧鼎而爨

主人見之驚悽炳笑不應既而爨熟屋無損異又嘗
臨水求度船人不和之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
亂流而濟於是百姓神服從者如歸章安令惡其惑
衆收殺之人爲立祠堂於永康至今蚊蚋不能入也
費長房者汝南人也曾爲市掾市中有老翁賣藥懸
一壺於肆頭及市罷輒跳入壺中市人莫之見唯長
房於樓上覩之異焉因往再拜奉酒脯翁知長房之
意其神也謂之曰子明日可更來長房旦日復詣翁
翁乃與俱入壺中唯見玉堂嚴麗旨酒甘肴盈衍其
中共飲畢而出翁約不得與人言之後乃就樓上候

長房曰我神仙之人以過見責今事畢當去子寧能
相隨乎樓下有少酒與卿爲別長房使人取之不能
勝又令十人扛之猶不舉翁聞笑而下樓以一指提
之而上視器如一升許而二人飲之終日不盡長房
遂欲求道而顧家人爲憂翁乃斷一青竹度與長房
身齊使懸之舍後家人見之即長房形也以爲縊死
大小驚號遂殯葬之長房立其傍而莫之見也於是
遂隨從入深山踐荆棘於羣虎之中留使獨處長房
不恐又卧於空室以朽索懸萬斤石於心上衆蛇競
來齧索且斷長房亦不移翁還撫之曰子可教也復

使食糞糞中有三蟲臭穢特甚長房意惡之翁日子
幾得道恨於此不成如何長房辭歸翁與一竹杖曰
騎此任所之則自至矣既至可以杖投葛陂中也又
爲作一符曰以此主地上鬼神長房乘杖須臾來歸
自謂去家適經旬日而已十餘年矣即以杖投陂顧
視則龍也家人謂其久死不信之長房曰往日所葬
但竹杖耳乃發冢剖棺杖猶存焉遂能醫療衆病鞭
笞百鬼及驅使社公或在它坐獨自恚怒人問其故
曰吾責鬼魅之犯法者耳汝南歲歲常有魅僞作太
守章服詣府門椎鼓者郡中患之時魅適來而逢長

房爲謁府君惶懼不得退便前解衣冠叩頭乞活長
房呵之云便於中庭正汝故形即成老鼈也大如車
輪頸長一丈長房復令就太守服付其一札以勅葛
陂君魅叩頭流涕持札植於陂邊以頸繞之而死後
東海君來見葛陂君因淫其夫人於是長房劾繫之
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海上見其人請雨乃謂之
曰東海君有罪吾前繫於葛陂今方出之使作雨也
於是雨立注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披裘
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它馬赦汝死罪人問
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又嘗坐客而使至

後漢書 卷一百一十一
宛市鮮須臾還乃飯或一日之間人見其在千里之外者數處焉後失其符爲衆鬼所殺

薊子訓者不知所由來也建安中客在濟陰宛旬有神異之道嘗抱鄰家嬰兒故失手墮地而死其父母驚號怨痛不可忍聞而子訓唯謝以過誤終無它說遂埋藏之後月餘子訓乃抱兒歸焉父母大恐曰死生異路雖思我兒乞不用復見也兒識父母軒渠笑悅欲往就之母不覺攬取乃實兒也雖大喜慶心猶有疑乃竊發視死兒但見衣被方乃信焉於是子訓流名京師士大夫皆承風向慕之後乃駕驢車與諸

生俱詣許下道過滎陽止主人舍而所駕之驢忽然卒僵蛆蟲流出主遽白之子訓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扣之驢應聲奮起行步如初即復進道其追逐觀者常以千數既到京師公卿以下候之者坐上恒數百人皆爲設酒脯終日不匱後因遁去遂不知所止初去之日唯見白雲騰起從旦至暮如是數十處時或有百歲翁自說童兒時見子訓賣藥於會稽市顏色不異於今後人復於長安東霸城見之與一老翁共摩挲銅人相謂曰適見鑄此而已近五百歲矣顧視見人而去猶駕昔所乘驢車也見者

後漢書傳 卷一百三十一
呼之曰薊先生小住並行應之視若遲徐而走馬不及於是而絕

劉根者潁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其果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它異頗能令人見鬼矣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覩爾乃爲明根於是左顧而笑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累不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驚懼

悲哀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左慈字元放廬江人也少有神道嘗在司空曹操坐操從容顧衆賓曰今日高會珍羞略備所少吳松江鱸魚耳元放於下坐應曰此可得也因求銅盤貯水以竹竿餌釣於盤中須臾引一鱸魚出操大拊掌笑會者皆驚操曰一魚不周坐席可更得乎放乃更餌釣沈之須臾復引出皆長二尺餘生鮮可愛操使目前鱸之周浹會者操又謂曰旣以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放曰亦可得也操恐其近即所取因曰吾前遣

人到蜀買錦可過勅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獲操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日早晚若符契焉後操出近郊士大夫從者百許人慈乃爲齋酒一升脯一斤手自斟酌百官莫不醉飽操怪之使尋其故行視諸罍悉亡其酒脯矣操懷不喜因坐上欲收殺之慈乃卻入壁中霍然不知所在或見於市者又捕之而市人皆變形與慈同莫知誰是後人逢慈於陽城山頭因復逐之遂入走羊群操知不可得乃令就羊中告之曰不復相殺本試君術耳忽有一老羝屈前兩膝人立而言曰遽如許即競往

赴之而群羊數百皆變爲羝並屈前膝人立云遽如許遂莫知所取焉

計子勲者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間一旦忽言日中當死主人與之葛衣子勲服而正寢至日中果死

上成公者宓縣人也其初行久而不還後歸語其家云我已得仙因辭家而去家人見其舉步稍高良久乃沒云陳寔韓韶同見其事

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是何郡國人也皆能隱淪出入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又河南有

魏聖卿善爲丹書符劾厭殺鬼神而使命之又有編
盲意亦與鬼物交通初章帝時有壽光侯者能劾百
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爲魅所病侯爲劾
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上者輒死鳥
過者必墜侯復劾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丈
懸死其間帝聞而徵之乃試問之吾殿下夜半後常
有數人絳衣被髮持火相隨豈能劾之乎侯曰此小
怪易銷耳帝僞使三人爲之侯劾三人登時仆地無
氣帝大驚曰非魅也朕相試耳解之而蘇

甘始東郭延年封君達三人者皆方士也率能行容

成御婦人術或飲小便或自倒懸愛嗇精氣不極視
大言甘始元放延年皆爲操所錄問其術而行之君
達號青牛師凡此數人皆百餘歲及二百歲也

王真郝孟節者皆上黨人也王真年且百歲視之面
有光澤似未五十者自云周流登五岳名山悉能行
胎息胎食之方嗽舌下泉咽之不絕房室孟節能含
棗核不食可至五年十年又能結氣不息身不動搖
狀若死人可至百日半年亦有室家爲人質謹不妄
言似士君子曹操使領諸方士焉

北海王和平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

後漢書卷第一百十三
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歿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
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
取其寶書仙藥焉

贊曰幽貺罕徵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効如或
遷訛實乖玄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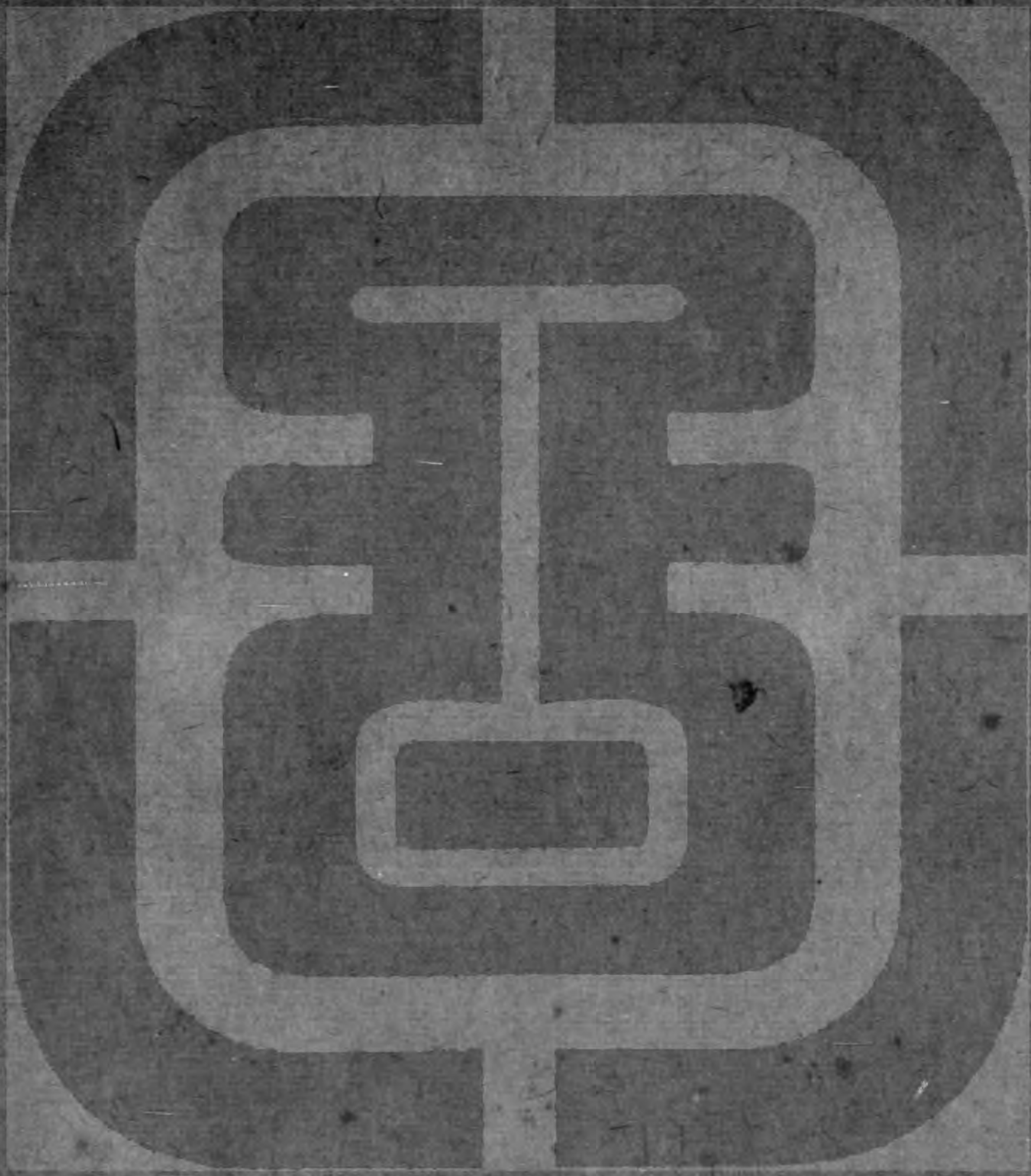
後漢書卷第一百十二

後漢書卷第一百十三

○逸民列傳七十三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
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
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
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
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
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
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耻之
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





後漢書卷第一
後漢書卷第一
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歿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餘卷
藥數囊悉以送之後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
取其寶書仙藥焉

贊曰幽貺罕徵明數難校不探精遠曷感靈効如或
遷訛實乖玄奧

後漢書卷第一百十二

後漢書卷第一百十三

○逸民列傳七十三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
以堯稱則天不屈潁陽之高武盡美矣終全孤竹之
潔自茲以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
匪一或隱居以求其志或曲避以全其道或靜已以
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俗以動其槩或疵物
以激其清然觀其甘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豈
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性分所至而已故蒙耻之
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之節千乘莫移其情適使矯

易去就則不能相爲矣彼雖硜硜有類沽名者然而
蟬蛻囂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異夫飾智巧以逐浮
利者乎荀卿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
王公也漢室中微王莽篡位士之蘊藉義憤甚矣是
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不可勝數楊雄曰
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言其違患之遠也光武側席
幽人求之若不及旌帛蒲車之所徵賁相望於巖中
矣若薛方逢萌聘而不肯至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
能屈羣方咸遂志士懷仁斯固所謂舉逸民天下歸
心者乎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自後帝
德稍衰邪孽當朝處子耿介羞與卿相等列至乃抗
憤而不顧多失其中行焉蓋錄其絕塵不反同夫作
者列之此篇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於更始會關
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旣反因於野
王獵路見二老者卽禽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
指言此中多虎臣每卽禽虎亦卽臣大王勿往也光武
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卽
桀於鳴條而大城於亳武王亦卽紂於牧野而大城
於郊鄙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卽人者人亦

卽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
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在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
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
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之於莽固
辭乃止潛隱於家讀書至損益卦喟然歎曰吾已知
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爾建武中男
女娶嫁既畢勅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
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游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時

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大丈夫安能
為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
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卽解冠挂
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
莽將敗有頃乃首戴瓦盎哭於市曰新乎新乎因遂
潛藏及光武卽位乃之琅琊勞山養志脩道人皆化
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遺吏奉謁致禮萌不答太
守懷憤而使捕之吏叩頭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所
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祇自毀辱太守怒收之
繫獄更發它吏行至勞山人果相率以兵弩捍禦吏

後漢書 卷一百三十三
被傷流血奔而還後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
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於政尚不知
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
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
陰陽懷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
不去僧牛自隱時人謂之論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周黨字伯况太原廣武人也家產千金少孤爲宗人
所養而遇之不以禮及長又不還其財黨詣鄉縣訟
主乃歸之旣而散與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長安遊
學初鄉佐嘗衆中辱黨黨又懷之後讀春秋聞復讐

之義便輟講而還與鄉佐相聞期剋鬪日旣交刃而
黨爲鄉佐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輿歸養之數日方
蘇旣悟而去自此勅身脩志州里稱其高及王莽竊
位託疾杜門自後賊暴從橫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
城不入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黽
池復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單衣穀皮綃頭待見尚
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
焉博士范升奏毀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
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
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

後漢書傳 卷一百三
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
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鈞采華名
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
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
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
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
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黽池著書
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
鴈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徵並不
到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
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
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
侯霸讓位於霸閭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
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
終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
武同遊學及光武卽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
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
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反

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卽詣造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霸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卽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卽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

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爾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爲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性清高未嘗脩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

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劫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其旨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爲城門校尉封脩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鴻時尚幼以遭亂世因卷席而葬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爲章句學畢乃牧豕於上林苑中

曾誤遺火延及宅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它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執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

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爾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爲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

而惡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遊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悵怛兮傷悴志菲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唳唳固靡慙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聊道搖兮遨嬉纘仲尼兮周流儻云覩兮我悅遂舍車兮卽浮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惟季春兮華阜麥含含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日臭悼吾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口囁囁兮余訕嗟恇恇兮誰留遂至吳依大家臯伯

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贏博之間不歸鄉里慎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初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高抗終身不仕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爲書生家以農畝爲業而專精誦讀書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爲名儒乃教授業於西唐山中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鬪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奈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推其財產悉與孤兄子隱身漁釣終於家

論曰先大夫宣侯嘗以講道餘隙寓乎逸士之篇至高文通傳輟而有感以爲隱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論之曰古者隱逸其風尚矣潁陽洗耳耻聞禪讓孤竹長飢羞食周粟或高棲以違行或疾物以矯情雖軌跡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者志陵青雲之上身晦泥汙之下心名且猶不顯况怨累之爲哉與夫委體淵沙鳴弦揆日者不其遠乎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隱於武安山鑿穴爲居采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

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爲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脩道橋及見康柴

後漢書 傳 卷一百三十一
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卽釋駕與之有頃
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
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遁以壽終
矯慎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學黃老隱遯山谷因
穴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
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爲稱然皆推先於慎汝南
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
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蓋聞
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遁亦有理國養人施於
爲政至如登山絕跡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欲

先生從其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懷道以待堯舜
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悔入
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兔燕
雀所敢謀也慎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
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人有見慎於敦煌者故前世
異之或云神僊焉慎同郡馬瑤隱於沂山以兔置爲
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
戴良字叔鸞汝南慎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
時爲侍御史王莽篡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
俠氣食客常三四百人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大豪戴

子高良少誕節母烹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良才既高達而論議尚竒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爲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爲偶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遜辭請府悉將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以壽終

初良五女並賢每有求姻輒便許嫁踈裳布被竹筥木屐以遣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真字高卿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內外圖典爲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真曰處士法

真體兼四業學窮典奧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
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衮職必能
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
帝虚心欲致前後四徵真曰吾旣不能遜形遠世豈
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
之曰法真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
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刊石頌之號
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漢濱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
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

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
也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
人爾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
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
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
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
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
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
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

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
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柰何因相
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丈夫
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
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
終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
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
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
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

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
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
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
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
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
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
贊曰江海冥滅山林長往遠性風踈逸情雲上道就
虛全事違塵枉

後漢書卷第壹百十三

後漢書卷第一百十四

列女列傳七十四

詩書之言女德尚矣若夫賢妃助國君之政哲婦隆
家人之道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則其
徽美未殊也而世典咸漏焉故自中興以後綜其成
事述為列女篇如馬鄧梁后別見前紀梁嬀李姬各
附家傳若斯之類並不兼書餘但搜次才行尤高秀
者不必專在一操而已

勃海鮑宣妻者桓氏之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
學父竒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

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脩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脩行婦道鄉邦稱之宣哀帝時官至司隸校尉子永中興初爲魯郡太守永子昱從容問少君曰太夫人寧復識挽鹿車時不對曰先姑有言存不忘亡安不忘危吾焉敢忘乎永昱已見前傳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光武

時連徵不仕霸已見逸人傳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爾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

終身隱遯

廣漢姜詩妻者同郡龐盛之女也詩事母至孝妻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後值風不時得還母渴詩責而遣之妻乃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使鄰母以意自遺其姑如是者久之姑怪問鄰母鄰母具對姑感慙呼還恩養愈謹其子後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不敢言而託以行學不在姑嗜魚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雙鯉魚常以供二母之膳赤眉散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

大孝必觸鬼神時歲荒賊乃遺詩米肉受而埋之比落蒙其安全永平三年察孝廉顯宗詔曰大孝入朝凡諸舉者一聽平之由是皆拜郎中詩尋除江陽令卒于官所居治鄉人爲立祀

沛郡周郁妻者同郡趙孝之女也字阿少習儀訓閑於婦道而郁驕淫輕躁多行無禮郁父偉謂阿曰新婦賢者女當以道匡夫郁之不改新婦過也阿拜而受命退謂左右曰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矣若言而見用是爲子違父而從婦則罪在彼矣生如此亦

何聊哉乃自殺莫不傷之

扶風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學高才世叔早卒有節行法度兄固著漢書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閣踵而成之帝數召入宮令皇后諸貴人師事焉號曰大家每有貢獻異物輒詔大家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與聞政事以出入之勤特封子成關內侯官至齊相時漢書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馬融伏於閣下從昭受讀後又詔融兄續繼昭成之永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身太后不欲許以問

昭昭因上疏曰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慮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効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違邠孔子稱爲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于後者也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垂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毛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逮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

示蟲螳之赤心太后從而許之於是隲等各還里第
焉作女誡七篇有助內訓其辭曰鄙人愚暗受性不
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箒
於曹氏于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
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
而後乃知免爾吾性疏頑教導無素恒恐子穀負辱
清朝聖恩橫如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
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也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
不漸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它門取耻宗族吾今疾
在沈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間作女誡

七章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
勗勉之卑弱第一古者生女三日臥之牀下弄之瓦
塼而齋告焉臥之牀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
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齋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
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
後已有善莫名有惡莫辭忍辱含垢常若畏懼是謂
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勿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
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
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
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

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遠哉夫夫婦第二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依此以爲則哉

敬慎第三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彊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虺生女如鼠猶恐其虎然則脩身莫若敬避彊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婦之大禮也夫敬非它持久之謂也夫順非他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周旋遂生媒黷媒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

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
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旣行何義之存譴呵
旣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矣婦行第四女有
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
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
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功巧過人也清閑貞靜
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
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
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
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

人之大德而不可乏之者也然爲之甚易唯在存心
爾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謂
也專心第五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
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逃夫固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
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是
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
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
色禮義居絜耳無淫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
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此則謂專心正色矣若
夫動靜輕脫視聽陝輸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

後漢書 卷一百一十四
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曲從第六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
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
有以恩自離者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
云非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固莫
尚於曲從矣姑云不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爾而非
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
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焉不可賞和叔妹第七婦人
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已也舅姑之愛已由叔
妹之譽已也由此言之我臧否毀譽一由叔妹叔妹

之心復不可失也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
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
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况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
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是故室人和則謗掩外內離
則惡揚此必然之執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
心之言其臭如蘭此之謂也夫嫂妹者體敵而尊恩
疏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
以結援使徽美顯章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
嘉美聲譽曜于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蠢愚之人
於嫂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

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宜姑忿而夫愠毀譽布於中外耻辱集于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否之基也可不慎哉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凡斯二者足以和矣詩云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其斯之謂也馬融善之令妻女習焉昭女妹曹豐生亦有才惠爲書以難之辭有可觀昭年七十餘卒皇太后素服舉哀使者監護喪事所著賦頌銘誄問注哀辭書論上疏遺令凡十六篇子婦丁氏爲撰集之又作大家讚焉

河南樂羊子之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以與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况拾遺求利以汚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金於野而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其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它異也妻乃引刀趨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失成功稽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知其所亡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遂七年不返妻常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嘗有它舍雞謬入

園中姑盜殺而食之妻對雞不餐而泣姑怪問其故
妻曰自傷居貧使食有它肉姑竟弃之後盜欲有犯
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人曰釋汝刀從
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歎舉刀刎
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太守聞之卽捕殺賊盜而賜
妻縑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漢中程文矩妻者同郡李法之姊也字穆姜有二男
而前妻四子文矩爲安衆令喪於官四子以母非所
生憎毀日積而穆姜慈愛溫仁撫字益隆衣食資供
皆兼倍所生或謂母曰四子不孝甚矣何不別居以

遠之對曰吾方以義相導使其自遷善也及前妻長
子興遇疾困篤母惻隱自然親調藥膳恩情篤密興
疾久乃瘳於是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授吾
兄弟不識恩養禽獸其心雖母道益隆我曹過惡亦
已深矣遂將三弟詣南鄭獄陳母之德狀已之過乞
就刑辟縣言之於郡郡守表異其母蠲除家徭遣散
四子許以脩葺自後訓導愈明並爲良士穆姜年八
十餘卒臨終敕諸子曰吾弟伯度智達士也所論薄
葬其義至矣又臨亡遺令賢聖法也今汝曹遵承勿
與俗同增吾之累諸子奉行焉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爲巫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泝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爲立碑焉

吳許升妻者呂氏之女也字榮升少爲博徒不理操行榮嘗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脩學每有不善輒流涕進規榮父積忿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尋被本州辟命行至壽春道爲

盜所害刺史尹耀捕盜得之榮迎喪於路聞而詣州請甘心讐人耀聽之榮乃手斷其頭以祭升靈後郡遭寇賊賊欲犯之榮踰垣走賊拔刀追之賊曰從我則生不從我則死榮曰義不以身受辱寇虜也遂殺之是日疾風暴雨雷電晦冥賊惶懼叩頭謝罪乃殯葬之

汝南袁隗妻者扶風馬融之女也字倫隗已見前傳倫少有才辯融家世豐豪裝遣甚盛及初成禮隗問之曰婦奉箕箒而已何乃過玆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者妾亦請從少

後漢書傳 卷一百四
君孟光之事矣隗又曰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對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不似鄙薄苟然而已又問曰南郡君學窮道奧文爲辭宗而所在之職輒以貨財爲損何邪對曰孔子大聖不免武叔之毀子路至賢猶有伯寮之愬家君獲此固其宜爾隗默然不能屈帳外聽者爲慙隗旣寵貴當時倫亦有名於世年六十餘卒倫妹芝亦有才義少喪親長而追感乃作申情賦云

酒泉龐清母者趙氏之女也字娥父爲同縣人所殺而娥兄弟三人時俱病物故讐乃喜而自賀以爲莫

已報也娥陰懷感憤乃潛備刀兵常帷車以候讐家十餘年不能得後遇於都亭刺殺之因詣縣自首曰父讐已報請就刑戮福祿長尹嘉義之解印綬欲與俱亡娥不肯去曰怨塞身死妾之明分結罪理獄君之常理何敢苟生以枉公法後遇赦得免州郡表其間太常張奐嘉歎以束帛禮之

沛劉長卿妻者同郡桓鸞之女也鸞已見前傳生一男五歲而長卿卒妻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晚又夭歿妻慮不免乃豫刑其耳以自誓宗婦相與愍之共謂曰若家殊無它意假令有之猶可因姑姊

妹以表其誠何貴義輕身之甚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五更以來歷代不替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脩厥德是以豫自刑翦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恒發縣邑有祀必膺焉

安定皇甫規妻者不知何氏女也規初喪室家後更娶之妻善屬文能草書時爲規答書記衆人怪其工及規卒時妻年猶盛而容色美後董卓爲相國承其名娉以輶輜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輕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傅奴侍者悉拔

刀圍之而謂曰孤之威教欲令四海風靡何有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立罵卓曰君羌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邪妾之先人清德奕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漢忠臣君親非其趣使走吏乎敢欲行非禮於爾君夫人邪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鞞鞭撲交下妻謂持杖者曰何不重乎速盡爲惠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南陽陰瑜妻者潁川荀爽之女也名采字女荀聰敏有才藝年十七適陰氏十九產一女而瑜卒采時尚豐少常慮爲家所逼自防禦甚固後同郡郭奕喪妻

後漢書 傳 卷一百四 三
爽以采許之因詐稱病篤召采既不得已而歸懷刃
自誓爽令傅婢執奪其刃扶抱載之猶憂致憤激救
衛甚嚴女既到郭氏乃僞爲歡悅之色謂左右曰我
本立志與陰氏同穴而不免逼迫遂至於此素情不
遂奈何乃命使建四燈盛裝飾請奕入相見共談言
辭不輟奕敬憚之遂不敢逼至曙而出采因勅令左
右辨浴既入室而掩戶權令侍人避之以粉書屏上
曰尸還陰陰字未及成懼有來者遂以衣帶自縊左
右翫之不爲意比視已絕時人傷焉

犍爲盛道妻者同郡趙氏之女也字媛姜建安五年

益部亂道聚衆起兵事敗夫妻執繫當死媛姜夜中
告道曰法有常刑必無生望君可速潛逃建立門戶
妾自留獄代君塞咎道依違未從媛姜便解道桎梏
爲齋糧貨子翔時年五歲使道携持而走媛姜代道
持夜應對不失度道已遠乃以實告吏應時見殺道
父子會赦得歸道感其義終身不娶焉

孝女叔先雄者犍爲人也父泥和永建初爲縣功曹
縣長遣泥和拜檄謁巴郡太守乘船墮湍水物故尸
喪不歸雄感念怨痛號泣晝夜心不圖存常有自沈
之計所生男女二人並數歲雄乃各作囊盛珠環以

繫兒數爲訣別之辭家人每防閑之經百許日後稍懈雄因乘小舩於父墮處慟哭遂自投水死弟賢其夕夢雄告之却後六日當共父同出至期伺之果與父相持浮於江上郡縣表言爲雄立碑圖像其形焉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學有才辯又妙於音律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于家興平中天下喪亂文姬爲胡騎所獲沒於南匈奴左賢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與邕善痛其無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贖之而重嫁於祀祀爲屯田都尉犯法當死文姬詣曹操請之時公卿名士及

遠方使驛坐者滿堂操謂賓客曰蔡伯喈女在外今爲諸君見之及文姬進蓬首徒行叩頭請罪音辭清辯旨甚酸哀衆皆爲改容操曰誠實相矜然文狀已去奈何文姬曰明公廐馬萬疋虎士成林何惜疾足一騎而不濟垂死之命乎操感其言乃追原祀罪時旦寒賜以頭巾履襪操因問曰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餘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爾操曰今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真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之文無遺誤後

感傷亂離追懷悲憤作詩二章其辭曰漢季失權柄
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篡弒先害諸賢良逼迫遷舊邦
擁主以自彊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衆來東下
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城邑
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尸骸相掌拒馬邊懸男頭
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迴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
肝脾爲爛腐所略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
欲言不敢語失意機微間輒此斃降虜要當以亭刃
我曹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捶杖
毒痛叅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

欲生無一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厄禍邊荒與華異
人俗少義理處所生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
肅肅入我耳感時念父母哀歎無窮已有客從外來
聞之常歡喜迎問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徼時願
骨肉來迎已已得自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
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
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
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柰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
恍惚生狂癡號呼手撫摩當發復回疑兼有同時輩
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摧裂馬爲立踟躕

車爲不轉轍觀者皆歔歔行路亦嗚咽去去割情戀
遄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念我出腹子
匈臆爲摧敗旣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郭爲山林
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誰從容無覆蓋出門無人聲
豺狼號且吠笄笄對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遠眺望
冤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爲復彊視息
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勗厲流離成鄙賤
常恐復捐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其二章曰嗟
薄祐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略兮入西關
歷險阻兮之羌蠻山谷眇兮路曼曼眷東顧兮但悲

歎冥當寢兮不能安飢當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皆
不乾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惟彼方兮
遠陽精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
兮春不榮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堯離兮狀窈停歲聿
暮兮時邁征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
胡殿兮臨廣庭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
胡笳動兮邊馬鳴孤鴈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
箏音相和兮悲且清心吐思兮匈憤盈欲舒氣兮恐
彼驚含哀唱兮涕沾頸家旣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
捐所生兒呼母兮號失聲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

後漢書卷第壹百十四
今徒皤皤頓復起今毀顏形還顧之今破人情心怛
絕兮死復生

贊曰端操有蹤幽閑有容區明風烈昭我管彤

後漢書卷第壹百十四

後漢書卷第一百十五

東夷傳七十五

王制云東方曰夷夷者柢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柢地
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至有君子不死之國焉
夷有九種曰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
夷陽夷故孔子欲居九夷也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
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畔自
少康已後世服王化遂賓於王門獻其樂舞桀爲暴
虐諸夷內侵殷湯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藍夷作
寇自是或服或畔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寢盛遂

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及武王滅紂肅慎來獻石柶楛矢管蔡畔周乃招誘夷狄周公征之遂定東夷康王之時肅慎復至後徐夷僭號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處潢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陸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穆王後得驥騮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楚文王大舉兵而滅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鬪其人故致於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因名其山爲徐山厲王無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復命

召公伐而平之及幽王淫亂四夷交侵至齊桓脩霸攘而卻焉及楚靈會申亦來豫盟後越遷琅邪與共征戰遂陵暴諸夏侵滅小邦秦并六國其淮泗夷皆散爲民戶陳涉起兵天下崩潰燕人衛滿避地朝鮮因王其國百有餘歲武帝滅之於是東夷始通上京王莽篡位貊人寇邊建武之初復來朝貢時遼東太守祭彤威讐北方聲行海表於是濊貊倭韓萬里朝獻故章和已後使聘流通逮永初多難始入寇鈔桓靈失政漸滋蔓焉自中興之後四夷來賓雖時有乖畔而使驛不絕故國俗風土可得略記東夷率皆土

後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著喜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
禮求之四夷者也凡蠻夷戎狄總名四夷者猶公侯
伯子男皆號諸侯云

夫餘國在玄菟北千里南與高句驪東與挹婁西與
鮮卑接北有弱水地方二千里本濊地也初北夷索
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倭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
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
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豕以口氣噓之不死復徙
於馬蘭馬亦如之王以爲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
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

掩漉水以弓擊水魚鱉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
因至夫餘而王之焉於東夷之域最爲平敞土宜五
穀出名馬赤玉貂豹大珠如酸棗以負柵爲城有宮
室倉庫牢獄其人麤大疆勇而謹厚不爲寇鈔以弓
矢刀矛爲兵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狗加其邑落
皆主屬諸加食飲用俎豆會同拜爵洗爵揖讓升降
以臘月祭天大會連日飲食歌舞名曰迎鼓是時斷
刑獄解囚徒有軍事亦祭天殺牛以躡占其吉凶行
人無晝夜好歌吟音聲不絕其俗用刑嚴急被誅者
皆沒其家人爲奴婢盜一責十二男女淫皆殺之尤

治惡妒婦既殺復尸於山上兄死妻嫂死則有槨無棺殺人殉葬多者以百數其王葬用玉匣漢朝常豫以玉匣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焉建武中東夷諸國皆來獻見二十五年夫餘王遣使奉貢光武厚答報之於是使命歲通至安帝永初五年夫餘王始將步騎七八千人冠鈔樂浪殺傷吏民後復歸附永寧元年乃遣嗣子尉仇台詣闕貢獻天子賜尉仇台印綬金綵順帝永和元年其王來朝京師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以遣之桓帝延熹四年遣使朝賀貢獻永康元年王夫台將二萬餘人寇玄菟太守公

孫域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至靈帝熹平三年復奉章貢獻夫餘本屬玄菟獻帝時其王求屬遼東云挹婁古肅慎之國也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東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土地多山險人形似夫餘而言語各異有五穀麻布出赤玉好貂無君長其邑落各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間土氣極寒常爲穴居以深爲貴大家至接九梯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後其人臭穢不潔作廁於中園之而居自漢興已後臣屬夫餘種衆雖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又善

射發能入人目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一尺八寸青石爲鏃鏃皆施毒中人卽死便乘船好寇盜鄰國畏患而卒不能服東夷夫餘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獨無法俗最無綱紀者也

高句驪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人隨而爲居少田業力作不足以自資故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宮室東夷相傳以爲夫餘別種故言語法則多同而跪拜曳一脚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爲王稍微弱後桂

婁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主簿優台使者帛衣先人武帝滅朝鮮以高句驪爲縣使屬玄菟賜鼓吹伎人其俗淫皆潔淨自喜暮夜輒男女羣聚爲倡樂好祠鬼神社稷零星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大穴號禳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皆著幘如冠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没入妻子爲奴婢其婚姻皆就婦家生子長大然後將還便稍營送終之具金銀財幣盡於厚葬積石爲封亦種松柏其人性凶急有

氣力習戰鬪好寇鈔沃沮東濊皆屬焉

句驪一名貊耳有別種依小水爲居因名曰小水貊
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王莽初發句驪兵以伐匈奴
其人不欲行疆迫遣之皆亡出塞爲寇盜遼西大尹
田譚追擊戰死莽令其將嚴尤擊之誘句驪侯騶入
塞斬之傳首長安莽大說更名高句驪王爲下句驪
侯於是貊人寇邊愈甚建武八年高句驪遣使朝貢
光武復其王號二十三年冬句驪蠶支落大加戴升
等萬餘口詣樂浪內屬二十五年春句驪寇右北平
漁陽上谷太原而遼東太守祭彤以恩信招之皆復

款塞後句驪王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懷之及長勇
壯數犯邊境和帝元興元年春復入遼東寇略六縣
太守耿夔擊破之斬其渠帥安帝永初五年宮遣使
貢獻求屬玄菟元初五年復與濊貊寇玄菟攻華麗
城建光元年春幽州刺史馮煥玄菟太守姚光遼東
太守蔡諷等將兵出塞擊之捕斬濊貊渠帥獲兵馬
財物宮乃遣嗣子遂成將二千餘人逆光等遣使詐
降光等信之遂成因據險阨以遮大軍而潛遣三千
人攻玄菟遼東焚城郭殺傷二千餘人於是發廣陽
漁陽右北平涿郡屬國三千餘騎同救之而貊人已

後漢書傳 卷一百一十五
去夏復與遼東鮮卑八千餘人攻遼隊殺掠吏人蔡
諷等追擊於新昌戰歿功曹耿耗兵曹掾龍端兵馬
掾公孫輔以身扞諷俱歿於陳死者百餘人秋宮遂
率馬韓濊貊數千騎圍玄菟夫餘王遣子尉仇台將
二萬餘人與州郡并力討破之斬首五百餘級是歲
宮死子遂成立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
皆以爲可許尚書陳忠曰宮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
擊之非義也宜遣弔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
後善安帝從之明年遂成還漢生口詣玄菟降詔曰
遂成等桀逆無狀當斬斷菹醢以示百姓幸會赦令

乞罪請降鮮卑濊貊連年寇鈔驅略小民動以千數
而裁送數十百人非向化之心也自今以後不與縣
官戰鬪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人四十
疋小口半之遂成死子伯固立其後濊貊率服東垂
少事順帝陽嘉元年置玄菟郡屯田六部質桓之間
復犯遼東西安平殺帶方令掠得樂浪太守妻子建
寧二年玄菟太守耿臨討之斬首數百級伯固降服
乞屬玄菟云

東沃沮在高句驪蓋馬太山之東東濱大海北與挹
婁夫餘南與濊貊接其地東西夾南北長可折方千

後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里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有邑落長帥人性質直彊勇便持矛步戰言語食飲居處衣服有似句驪其葬作大木椁長十餘丈開一頭爲戶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骨置椁中家人皆共一椁刻木如主隨死者爲數焉武帝滅朝鮮以沃沮地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驪西北更以沃沮爲縣屬樂浪東部都尉至光武罷都尉官後皆以封其渠帥爲沃沮侯其土迫小介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驪句驪復置其中大人遂爲使者以相監領責其租稅貂布魚鹽海中食物發美女爲婢妾焉又有

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皆與南同界南接挹婁挹婁人憙乘船寇鈔北沃沮畏之每夏輒藏於巖穴至冬船道不通乃下居邑落其耆老言嘗於海中得一布衣其形如中人衣而兩袖長三丈又於岸際見一人乘破船頂中復有面與語不通不食而死又說海中有女國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闕之輒生子云

濊北與高句驪沃沮南與辰韓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濊及沃沮句驪本皆朝鮮之地也昔武王封箕子於朝鮮箕子教以禮義田蠶又制八條之教其人終

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飲食以籩豆其後四十餘世至朝鮮侯準自稱王漢初大亂燕齊趙人往避地者數萬口而燕人衛滿擊破準而自王朝鮮傳國至孫右渠元朔元年滅君南閭等畔右渠率二十八萬口詣遼東內屬武帝以其地爲蒼海郡數年乃罷至元封三年滅朝鮮分置樂浪臨屯玄菟貞番四部至昭帝始元五年罷臨屯貞番以并樂浪玄菟玄菟復徙居句驪自單大領以東沃沮濊貊悉屬樂浪後以境土廣遠復分領東七縣置樂浪東部都尉自內屬已後風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有六十餘條建

武六年省都尉宮遂棄領東地悉封其渠帥爲縣侯皆歲時朝賀無大君長其官有侯邑君三老者舊自謂與句驪同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愚慤少嗜慾不請句男女皆衣曲領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界不得妄相干涉同姓不昏多所忌諱疾病死亡輒捐棄舊宅更造新居知種麻養蠶作綿布曉候星宿豫知年歲豐約常用十月祭天晝夜飲酒歌舞名之爲舞天又祠虎以爲神邑落有相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殺人者償死少寇盜能步戰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樂浪檀弓出其地又

多文豹有果下馬海出班魚使來皆獻之

韓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伯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都曰支國書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馬韓人知田蠶作綿布出大栗如梨有長尾雞尾長五尺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土室形如

冢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不貴金寶錦繡不知騎乘牛馬唯重瓔珠以綴衣爲飾及縣頸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紒布袍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者輒以繩貫脊皮縋以大木嚙呼爲健常以五月田竟祭鬼神晝夜酒會羣聚歌舞舞輒數十人相隨蹋地爲節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號爲天君又立蘇塗建大木以縣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適韓國馬韓乃割東界地與之其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爲徒

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爲秦韓有城柵屋室諸小別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儉側次有樊祗次有殺奚次有邑借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以禮行者讓路國出鐵濊倭馬韓並從市之凡諸貨易皆以鐵爲貨俗喜歌舞飲酒鼓瑟兒生欲令其頭扁皆押之以石弁辰與辰韓雜居城郭衣服皆同言語風俗有異其人形皆長大美髮衣服潔清而刑法嚴峻其國近倭故頗有文身者初朝鮮王準爲衛滿所破乃將其餘衆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爲韓王準後滅絕馬韓人復自立爲辰王

建武二十年韓人廉斯人蘇馬謨等詣樂浪貢獻光武封蘇馬謨爲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靈帝末韓濊並盛郡縣不能制百姓苦亂多流亡入韓者馬韓之西海島上有州胡國其人短小髡頭衣韋衣有上無下好養牛豕乘船往來貨市韓中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國皆稱王世世傳統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樂浪郡徼去其國萬二千里去其西北界拘邪韓國七千餘里其地大較在會稽東冶之東與朱崖儋耳相近故其法俗多同土宜

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爲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有
丹土氣溫腴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羊鵲其兵有
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爲鏃男子皆黥面文身以其
文左右大小別尊卑之差其男衣皆橫幅結束相連
女人被髮屈紒衣如單被貫頭而著之並丹朱坊身
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
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籩豆俗皆徒跣以蹲踞
爲恭敬人性嗜酒多壽考至百餘歲者甚衆國多女
子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淫不妒
又俗不盜竊少爭訟犯法者沒其妻子重者滅其門

族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而等類就
歌舞爲樂灼骨以卜用決吉凶行來度海令一人不
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雇
以財物如病疾遭害以爲持衰不謹便共殺之建武
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
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
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靈間倭國大亂更
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
事鬼神道能以妖惑衆於是共立爲王侍婢千人少
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語居處宮室樓

後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觀城柵皆持兵守衛法俗嚴峻自女王國東度海千餘里至拘奴國雖皆倭種而不屬女王自女王國南四千餘里至朱儒國人長三四尺自朱儒東南行船一年至裸國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會稽海外有東鯤人分爲二十餘國又有夷洲及澶洲傳言秦始皇遣方士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徐福畏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
論曰昔箕子違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

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故東夷通以柔謹爲風異乎三方者也苟政之所暢則道義存焉仲尼懷憤以爲九夷可居或疑其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亦徒有以焉爾其後遂通接商賈漸交上國而燕人衛滿擾雜其風於是從而澆異焉老子曰法令滋章盜賊多有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

贊曰宅是嵎夷曰乃暘谷巢山潛海厥區九族羸末紛亂燕人違難雜華澆本遂通有漢眇眇偏譯或從

後漢書 卷一百六
一
跡不至於是女解去衣裳爲僕鑿之結著獨力之衣
帝悲思之遣使尋求輒遇風雨震晦使者不得進經
三年生子一十二人六男六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
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
其母後歸以狀白帝於是使迎致諸子衣裳斑蘭語
言侏離好入山壑不樂平曠帝順其意賜以名山廣
澤其後滋蔓號曰蠻夷外癡內黠安土重舊以先父
有功母帝之女田作賈販無關梁符傳租稅之賦有
邑君長皆賜印綬冠用獺皮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爲
婁徒今長沙武陵蠻是也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

要服夏商之時漸爲邊患逮于周世黨衆彌盛宣王
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詩人所謂蠻荆來威者也
又曰蠢爾蠻荆大邦爲讐明其黨衆繁多是以抗敵
諸夏也平王東遷蠻遂侵暴上國晉文侯輔政乃率
蔡共侯擊破之至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
其將屈瑕莊王初立民飢兵弱復爲所寇楚師旣振
然後乃服自是遂屬於楚鄢陵之役蠻與恭王合兵
擊晉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秦昭
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爲武
陵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謂賓布雖時爲

寇盜而不足爲郡國患光武中興武陵蠻夷特盛建武二十三年精夫相單程等據其險隘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長沙武陵兵萬餘人乘船泝沅水入武谿擊之尚輕敵入險山深水疾舟船不得上蠻氏知尚糧少入遠又不曉道徑遂屯聚守險尚食盡引還蠻緣路徼戰尚軍大敗悉爲所沒二十四年相單程等下攻臨沅遣謁者李嵩中山太守馬成擊之不能尅明年春遣伏波將軍馬援中郎將劉匡馬武孫永等將兵至臨沅擊破之單程等飢困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宗均聽悉受降爲置吏司羣蠻遂平

肅宗建初元年武陵澧中蠻陳從等反叛入零陽蠻界其冬零陽蠻五里精夫爲郡擊破從從等皆降三年冬澧中蠻覃兒健等復反攻燒零陽作唐孱陵界中明年春發荊州七郡及汝南潁川施刑徒吏士五千餘人拒守零陽募充中五里蠻精夫不叛者四千人擊澧中賊五年春覃兒健等請降不許郡因進兵與戰於宏下大破之斬兒健首餘皆棄營走還澧中復遣乞降乃受之於是罷武陵屯兵賞賜各有差和帝永元四年冬澧中蠻潭戎等反燔燒郵亭殺略吏民郡兵擊破降之安帝元初二年澧中蠻以郡

縣徭稅失平懷怨恨遂結充中諸種二千餘人攻城
殺長吏州郡募五里蠻六亭兵追擊破之皆散降賜
五里六亭渠帥金帛各有差明年秋澧中蠻四
千人並爲盜賊又零陵蠻羊孫陳湯等千餘人著赤
幘稱將軍燒官寺抄掠百姓州郡募善蠻討平之順
帝永和元年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
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爲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
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知其獸心貪
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
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

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必有後悔帝不
從其冬澧中澧中蠻果爭貢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
種反叛明年春蠻一萬人圍充城八千人寇夷道遣
武陵太守李進討破之斬首數百級餘皆降服進乃
簡選良吏得其情和在郡九年梁太后臨朝下詔增
進秩二千石賜錢二十萬桓帝元嘉元年秋武陵蠻
詹山等四千餘人反叛拘執縣令屯結深山至永興
元年太守應奉以恩信招誘皆悉降散永壽三年十
一月長沙蠻反叛屯益陽至延熹三年秋遂抄掠郡
界衆至萬餘人殺傷長吏又零陵蠻入長沙冬武陵

蠻六千餘人寇江陵荊州刺史劉度謁者馬睦南郡太守李肅皆奔走肅主簿胡爽扣馬首諫曰蠻夷見郡無儆備故敢乘間而進明府爲國大臣連城千里舉旄鳴鼓應聲十萬奈何委符守之重而爲逋逃之人乎肅拔刃向爽曰掾促去太守今急何暇此計爽抱馬固諫肅遂殺爽而走帝聞之徵肅弃市度睦減死一等復爽門閭拜家一人爲郎於是以前校令度尚爲荊州刺史討長沙賊平之又遣車騎將軍馮緄討武陵蠻並皆降散軍還賊復寇桂陽太守廖祈奔走武陵蠻亦更攻其郡太守陳奉率吏人擊破之斬

首三千餘級降者二千餘人至靈帝中平三年武陵蠻復叛寇郡界州郡擊破之禮記稱南方曰蠻雕題交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故曰交趾其西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取妻美則讓其兄今烏潯人是也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天下和平越裳以三象重譯而獻白雉曰道路悠遠山川岨深音使不通故重譯而朝成王以歸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君子不臣其人吾何以獲此賜也其使請曰吾受命吾國之黃耆曰久

後漢書 傳 卷一百一
矣天之無烈風雷雨意者中國有聖人乎有則盍往
朝之周公乃歸之於王稱先王之神致以薦于宗廟
周德既衰於是稍絕及楚子稱霸朝貢百越秦并天
下威服蠻夷始開領外置南海桂林象郡漢興尉佗
自立爲南越王傳國五世至武帝元鼎五年遂滅之
分置九郡交趾刺史領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
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其渠帥貴長耳皆穿而緹
之垂肩三寸武帝末珠崖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布
獻之蠻不堪役遂攻郡殺幸幸子豹合率善人還復
破之自領郡事討擊餘黨連年乃平豹遣使封還印

綬上書言狀制詔卽以豹爲珠崖太守威政大行獻
命歲至中國貪其珍賂漸相侵侮故率數歲一反元
帝初元三年遂罷之凡立郡六十五歲逮王莽輔政
元始二年日南之南黃支國來獻犀牛凡交趾所統
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
別項髻徒跣以布貫頭而著之後頗徙中國罪人使
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光武中興錫光爲
交趾任延守九真於是教其耕稼制爲冠履初設媒
娉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義建武十二年九真
徼外蠻里張游率種人募化內屬封爲歸漢里君明

後漢書 卷一百六
年南越徼外蠻夷獻白雉白菟至十六年交阯女子
徵側及其妹徵貳反攻郡徵側者麓泠縣雒將之女
也嫁爲朱戴人詩索妻甚雄勇交阯太守蘇定以法
繩之側忿故反於是九真日南合浦蠻里皆應之凡
略六十五城自立爲王交阯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
守光武乃詔長沙合浦交阯具車船脩道橋通障谿
儲糧穀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
長沙桂陽零陵蒼梧兵萬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援
破交阯斬徵側徵貳等餘皆降散進擊九真賊都陽
等破降之徙其渠帥三百餘口於零陵於是領表悉

平肅宗元和元年日南徼外蠻夷究不事人邑豪獻
生犀白雉和帝永元十二年夏四月日南象林蠻夷
二千餘人寇掠百姓燔燒官寺郡縣發兵討擊斬其
渠帥餘衆乃降於是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患安
帝永初元年九真徼外夜郎蠻夷舉土內屬開境千
八百四十里元初二年蒼梧蠻夷反叛明年遂招誘
鬱林合浦蠻漢數千人攻蒼梧郡鄧太后遣侍御史
任遵奉詔赦之賊皆降散延光元年九真徼外蠻貢
獻內屬三年日南徼外蠻復來內屬順帝永建六年
日南徼外葉調王便遣使貢獻帝賜調便金印紫綬

後漢書 卷一百一十六
七
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
林縣燒城寺殺長吏交阯刺史樊演發交阯九真二
郡兵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遂反攻其府二郡雖
擊破反者而賊勢轉盛會侍御史賈昌使在日南卽
與州郡并力討之不利遂爲所攻圍歲餘而兵穀不
繼帝以爲憂明年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其方
略皆議遣大將發荆揚兗豫四萬人赴之大將軍從
事中郎李固駁曰若荆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
賊槃結不散武陵南郡蠻夷未輯長沙桂陽數被徵
發如復擾動必更生患其不可一也又兗豫之人卒

被徵發遠赴萬里無有還期詔書迫促必致叛亡其
不可二也南州水土溫暑加有瘴氣致死亡者十必
四五其不可三也遠涉萬里士卒疲勞比至領南不
復堪鬪其不可四也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
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
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其不可五
也設軍到所在死亡必衆旣不足禦敵當復更發此
爲刻割心腹以補四支其不可六也九真日南相去
千里發其吏民猶尚不堪何況乃苦四州之卒以赴
萬里之艱哉其不可七也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

後漢書 卷一百一
羌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
刺史張喬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
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
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悉使共住交阯今日南兵單
無穀守旣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民北依交
阯事靜之後乃命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轉輸金
帛以爲其資有能反間致頭首者許以封侯列土之
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
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太宗就加魏尚爲
雲中守哀帝卽拜龔舍爲太山太守宜卽拜良等便

道之官四府悉從固議卽拜祝良爲九真太守張喬
爲交阯刺史喬至開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真單
車入賊中設方略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
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建康元年日南蠻夷千餘人
復攻燒縣邑遂扇動九真與相連結交阯刺史九江
夏方開恩招誘賊皆降服時梁太后臨朝美方之功
遷爲桂陽太守桓帝永壽三年居風令貪暴無度縣
人朱達等及蠻夷相聚攻殺縣令衆至四五百人進
攻九真九真太守兒式戰死詔賜錢六十萬拜子二
人爲郎遣九真都尉魏朗討破之斬首二千級渠帥

後漢書 卷一百一十九
猶屯據日南衆轉彊盛延熹三年詔復拜夏方爲交
阯刺史方威惠素著日南宿賊聞之二萬餘人相率
詣方降靈帝建寧三年鬱林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
烏滄人十餘萬內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熹平二年
冬十二月日南徼外國重譯貢獻光和元年交阯合
浦烏滄蠻反叛招誘九真日南合數萬人攻沒郡縣
四年刺史朱雋擊破之六年日南徼外國復來貢獻
巴郡南郡蠻本有五姓巴氏樊氏暉氏相氏鄭氏皆
出於武落鍾離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
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

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獨
中之衆皆歎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爲君餘
姓悉沉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乃乘土船
從夷水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
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卽
化爲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
廩君思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君乎夷
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竟竟世爲白虎巴氏以虎飲
人血遂以人祠焉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爲蠻夷
君長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其君

後漢書 卷一百六
長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
其民戶出帛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錐漢興南郡太
守靳疆請一依秦時故事至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湄
山蠻雷遷等始反叛寇掠百姓遣武威將軍劉尚將
萬餘人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今
沔中蠻是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蠻許聖等以郡收
稅不均懷怨恨遂屯聚反叛明年夏遣使者督荊州
諸郡兵萬餘人討之聖等依憑岨隘久不破諸軍乃
分道並進或自巴郡魚復敷路攻之蠻乃散走斬其
渠帥乘勝追之大破聖等聖等乞降復悉徙置江夏

靈帝建寧二年江夏蠻叛州郡討平之光和三年江
夏蠻復反與廬江賊黃攘相連結十餘萬人攻沒四
縣寇患累年廬江太守陸康討破之餘悉降散

板楯蠻夷者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常從群虎數遊
秦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
殺虎者賞邑萬家金百鎰時有巴郡閬中夷人能作
白竹之弩乃登樓射殺白虎昭王嘉之而以其夷人
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筭
傷人者論殺人者得以俛錢贖死盟曰秦犯夷輸黃
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三鍾夷人安之至高祖爲漢

後漢書 卷之六
王發夷人還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
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賓
錢口四十世號爲板楯蠻夷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
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數陷陳俗喜歌舞高
祖觀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命樂人習之所謂
巴渝舞也遂世世服從至於中興郡守常率以征伐
桓帝之世板楯數反太守蜀郡趙溫以恩信降服之
靈帝光和三年巴郡板楯復叛寇掠三蜀及漢中諸
郡靈帝遣御史中丞蕭瑗督益州兵討之連年不能
剋帝欲大發兵乃問益州計吏考以征討方略漢中

上計程包對曰板楯七姓射殺白虎立功先世復爲
義人其人勇猛善於兵戰昔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
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故號爲神兵羌人畏
忌傳語種輩勿復南行至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
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雖受丹
陽精兵之銳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亂太守
李顥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長吏
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亦有嫁妻賣子
或乃至自頸割雖陳寃州郡而牧守不爲通理闕庭
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愁苦賦役困罹

酷刑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選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卽皆降服至中平五年巴郡黃巾賊起板楯蠻夷因此復叛寇掠城邑遣西園上軍別部司馬趙瑾討平之

西南夷者在蜀郡徼外有夜郎國東接交阯西有滇國北有邛都國各立君長其人皆椎結左衽邑聚而居能耕田其外又有雋昆明諸落西極同師東北至葉榆地方數千里無君長辮髮隨畜遷徙無常自雋東北有柞都國東北有冉駝國或土著或隨畜遷徙

自冉駝東北有白馬國氏種是也此三國亦有君長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邈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武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牂柯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爲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三郎神是也初楚傾襄王時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椽舩於岸而步戰旣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椽舩牂柯處乃

後漢書 卷之六
改其名爲牂柯牂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
生又無蠶桑故其郡最貧句町縣有桃根木可以爲
麩百姓資之公孫述時大姓龍傳尹董氏與郡功曹
謝暹保境爲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光武嘉之並
加褒賞桓帝時郡人尹珍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
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
於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荊州刺史

滇王者莊蹻之後也元封二年武帝平之以其地爲
益州郡割牂柯越嶲各數縣配之後數年復并昆明
地皆以屬之此郡有池周回二百餘里水原深廣而

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河土平敞多出鸚
鵡孔雀有鹽池田漁之饒金銀畜產之富人俗豪怵
居官者皆富及累世及王莽政亂益州郡夷棟蠶若
豆等起兵殺郡守越嶲姑復夷人大牟亦皆叛殺略
吏人莽遣寧始將軍廉丹發巴蜀吏人及轉兵穀卒
徒十餘萬擊之吏士飢疫連年不能剋而還以廣漢
文齊爲太守造起陂池開通漑灌墾田二千餘頃率
厲兵馬脩瘴塞降集羣夷甚得其和及公孫述據益
土齊固守拒險述拘其妻子許以封侯齊遂不降聞
光武卽位乃間道遣使自聞蜀平徵爲鎮遠將軍封

成義侯於道卒詔爲起祠堂郡人立廟祀之建武十
八年夷渠帥棟蠶與姑復楛榆楛棟連然滇池建伶
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益州太守繁勝與戰而敗退
保朱提十九年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爲蜀
郡人及朱提夷合萬三千人擊之尚軍遂度瀘水入
益州界羣夷聞大兵至皆奔壘奔走尚獲其羸弱穀
畜二十年進兵與棟蠶等連戰數月皆破之明年正
月追至不韋斬棟蠶帥凡首虜七千餘人得生口五
千七百人馬三千匹牛羊三萬餘頭諸夷悉平肅宗
元和中蜀郡王追爲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四匹出

滇池河中甘露降白鳥見始興起學校漸遷其俗靈
帝熹平五年諸夷反叛執太守雍陟遣御史中丞朱
龜討之不能尅朝議以爲郡在邊外蠻夷喜叛勞師
遠役不如弃之太尉掾巴郡李顥建策討伐乃拜顥
益州太守與刺史龐芝發板楯蠻擊破平之還得雍
陟顥卒後夷人復叛以廣漢景毅爲太守討定之毅
初到郡米斛萬錢漸以仁恩少年間米至數十云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
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妊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
化爲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爲我生子今悉

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
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各子曰九隆
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爲父所舐而黠遂共推以
爲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
皆娶以爲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
衣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繼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
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
國建武二十三年其王賢栗遣兵乘箬船南下江漢
擊附塞夷鹿芟鹿芟人弱爲所擒獲於是震雷疾雨
南風飄起水爲逆流翻涌二百餘里箬船沈沒哀牢

之衆溺死數千人賢栗復遣其六王將萬人以攻鹿
芟鹿芟王與戰殺其六王哀牢耆老共埋六王夜虎
復出其尸而食之餘衆驚怖引去賢栗惶恐謂其耆
老曰我曹入邊塞自古有之今攻鹿芟輒被天誅中
國其有聖帝乎天祐助之何其明也二十七年賢栗
等遂率種人戶二千七百七十口萬七千六百五十
九詣越巂太守鄭鴻降求內屬光武封賢栗等爲君
長自是歲來朝貢永平十二年哀牢王柳貌遣子率
種人內屬其稱邑王者七十七人戶五萬一千八百
九十口五十五萬三千七百一十一西南去洛陽七

千里顯宗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割益州郡西部
都尉所領六縣合爲永昌郡始通博南山度蘭倉水
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度蘭
倉爲他人哀牢人皆穿鼻僮耳其渠帥自謂王者耳
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
桑知染采文繡蜀氎帛疊蘭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
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爲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汗
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
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虎魄水精瑠璃軻蟲蚌珠孔
雀翡翠犀象猩猩貂獸雲南縣有神鹿兩頭能食毒

草先是西部都尉廣漢鄭純爲政清潔化行夷貊君
長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卽以爲永昌太
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
斛以爲常賦夷俗安之純自爲都尉太守十年卒官
建初元年哀牢王類牢與守令忿爭遂殺守令而反
叛攻越雋唐城太守王尋奔楛榆哀牢三千餘人攻
博南燔燒民舍肅宗募發越雋益州永昌夷漢九千
人討之明年春邪龍縣昆明夷鹵承等應募率種人
與諸郡兵擊類牢於博南大破斬之傳首洛陽賜鹵
承帛萬匹封爲破虜傍邑侯永元六年郡徼外敦忍

乙王慕延慕義遣使譯獻犀牛大象九年徼外蠻及
揮國王雍由調遣重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
小君長皆加印綬錢帛永初元年徼外焦僥種夷陸
類等三千餘口舉種內附獻象牙水牛封牛永寧元
年揮國王雍由調復遣使者詣闕朝賀獻樂及幻人
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
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卽大秦也揮國西南通大秦明
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爲漢大都尉賜印
綬金銀綵繒各有差也

邛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爲邛都縣無幾而地陷爲汗

澤因名爲邛池南人以爲邛河後復反叛元鼎六年
漢兵自越嶲水伐之以爲越嶲郡其土地平原有稻
田青蛉縣禺同山有碧雞金馬光景時時出見俗多
遊蕩而喜謳歌略與牂柯相類豪帥放縱難得制御
王莽時郡守枚根調邛人長貴以爲軍侯更始二年
長貴率種人攻殺枚根自立爲邛穀王領太守事又
降於公孫述述敗光武封長貴爲邛穀王建武十四
年長貴遣使上三年計天子卽授越嶲太守印綬十
九年武威將軍劉尚擊益州夷路由越嶲長貴聞之
疑尚既定南邊威法必行已不得自放縱卽聚兵起

營臺招呼諸君長多釀毒酒欲先以勞軍因襲擊尚
尚知其謀卽分兵先據邛都遂掩長貴誅之徙其家
屬於成都永平元年姑復夷復叛益州刺史發兵討
破之斬其渠帥傳首京師後太守巴郡張翕政化清
平得夷人和在郡十七年卒夷人愛慕如喪父母蘇
祈叟二百餘人齎牛羊送喪至翕本縣安漢起墳祭
祀詔書嘉美爲立祠堂安帝元初三年郡徼外夷大
羊等八種戶三萬一千口十六萬七千六百二十慕
義內屬時郡縣賦歛煩數五年以卷夷大牛種封離
等反叛殺遂久令明年永昌益州及蜀郡天皆叛應

之衆遂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殺長吏燔燒邑郭剽
略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詔益州刺史張喬選堪
能從事討之喬乃遣從事楊竦將兵至牂榆擊之賊
盛未敢進先以詔書告示三郡密徵求武士重其購
賞乃進軍與封離等戰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生
口千五百人資財四千餘萬悉以賞軍士封離等惶
怖斬其同謀渠帥詣竦乞降竦厚加慰納其餘三十
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
人皆減死州中論功未及上會竦病創卒張喬深痛
惜之乃刻石勒銘圖畫其像天子以張翕有遺愛乃

拜其子湍爲太守夷人懽喜奉迎道路曰郎君儀貌類我府君後湍頗失其心有欲叛者諸夷耆老相曉語曰當爲先府君故遂以得安後順桓間廣漢馮顥爲太守政化尤多異迹云

葑都夷者武帝所開以爲葑都縣其人皆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處略與汶山夷同土出長年神藥仙人山圖所居焉元鼎六年以爲沈黎郡至天漢四年并蜀爲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永平中益州刺史梁國朱輔好立功名慷慨有大略在州數歲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

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白狼槃木唐菽等百餘國戶百三十餘萬口六百萬以上舉種奉貢稱爲臣僕輔上疏曰臣聞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詠以爲符驗今白狼王唐菽等慕化歸義作詩三章路徑邛來大山零高坂峭危峻險百倍岐道繼負老幼若歸慈母遠夷之語辭意難正草木異種鳥獸殊類有犍爲郡掾田恭與之習狎頗曉其言臣輒令訊其風俗譯其辭語今遣從事史李陵與恭護送詣闕并上其樂詩昔在聖帝舞四夷之樂今之所上庶備其一帝嘉之事下史官

錄其歌焉遠夷樂德歌詩曰大漢是治與天意合吏
譯平端不從我來聞風向化所見竒異多賜繒布其
美酒食昌樂肉飛屈申悉備蠻夷貧薄無所報嗣願
主長壽子孫昌熾遠夷慕德歌詩曰蠻夷所處日入
之部慕義向化歸日出主聖德深恩與人富厚冬多
霜雪夏多和雨寒溫時適部人多有涉危歷險不遠
萬里去俗歸德心歸慈母遠夷懷德歌曰荒服之外
土地堯堉食肉衣皮不見鹽穀吏譯傳風大漢安樂
攜負歸仁觸冒險陝高山岐峻綠崖礚石木薄發家
百宿到洛父子同賜懷抱匹帛傳告種人長願臣僕

肅宗初輔坐事免是時郡尉府舍皆有雕飾畫山神
海靈竒禽異獸以眩曜之夷人益畏憚焉和帝永元
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蠻夷王唐繒等遂率種
人十七萬口歸義內屬詔賜金印紫綬小豪錢帛各
有差安帝永初元年蜀部三襄種夷與徼外汗衍種
并兵三千餘人反叛攻蠶陵城殺長吏二年青衣道
夷邑長令田與徼外三種夷三十一萬口齎黃金旄
牛毳舉土內屬安帝增令田爵號爲奉通邑君延光
二年春旄牛夷叛攻零關殺長吏益州刺史張喬與
西部都尉擊破之於是分置蜀郡屬國都尉領四縣

後漢書 卷一百一
如太守桓帝永壽二年蜀郡夷叛殺略吏民延熹二
年蜀郡三襄夷寇犇陵殺長吏四年犍爲屬國夷寇
郡界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斬首千四百級餘皆解
散靈帝時以蜀郡屬國爲漢嘉郡

冉駹夷者武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爲汶山郡至地節
三年夷人以立郡賦重宣帝乃省并蜀郡爲北部都
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氏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
書而法嚴重貴婦人黨母族死則燒其尸土氣多寒
在盛夏水猶不釋故夷人冬則避寒入蜀爲傭夏則
違暑反其衆邑皆依山居止累石爲室高者至十餘

丈爲邛籠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以麥爲資
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爲
毼出名馬有靈羊可療毒又有食藥鹿鹿麕有胎者
其腸中糞亦療毒疾又有五角羊麝香輕毛毼雞牲
牲其人能作旄氈班罽青頓髦毼羊羖之屬特多雜
藥地有鹹土煮以爲鹽麇羊牛馬食之皆肥其西又
有三河槃于虜北有黃石北地盧水胡其表乃爲徼
外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爲汶山郡云
白馬氏者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以爲武
都土地險阻有麻田出名馬牛羊漆蜜氏人勇戇抵

冒貪貨死利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
數爲邊寇郡縣討之則依固自守元封三年氐人反
叛遣兵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鳳元年氐人復叛
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雒侯韓增大鴻臚田廣明將三
輔太常徒討破之及王莽篡亂氐人亦叛建武初氐
人悉附隴蜀及隗囂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降漢隴
西太守馬援上復其王侯君長賜以印綬後囂族人
隗茂反殺武都太守氐人大豪齊鍾留爲種類所敬
信威服諸豪與郡丞孔奮擊茂破斬之後亦時爲寇
盜郡縣討破之

論曰漢氏征伐戎狄有事邊遠蓋亦與王業而終始
矣至於傾沒疆垂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
夷之境款殊俗之附若乃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
周流幾將日所出入處也著自山經水志者亦略及
焉雖服叛難常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耳雕脚之
倫獸居鳥語之類莫不舉種盡落回面而請吏陵海
越障累譯以內屬焉故其錄名中郎校尉之署編數
都護部守之曹動以數百萬計若乃藏山隱海之靈
物沈沙棲陸之瑋寶莫不呈表怪麗雕被宮幄焉又
竇犖火毳馴禽封獸之賦軫積於內府夷歌巴舞殊

音異節之技列倡於外門豈柔服之道必足於斯然
亦云致遠者矣蠻夷雖附阻巖谷而類有土居連涉
荆交之區布護巴庸之外不可量極然其凶勇校筭
薄於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爲劣
焉故關守永昌肇自遠離啟土立人至今成都焉
贊曰百蠻蠢居仍彼方徼鏤體卉衣憑深阻峭亦有
別夷屯彼蜀表參差聚落紆餘岐道往化旣孚改襟
輸寶俾建永昌同編億兆

後漢書卷第一百十六

